

22.132

周陽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

政協西陽土庫縣黨
自怡縣黨員團
周陽文史資料

部
分
匪
首
图
片



陈 铨



谢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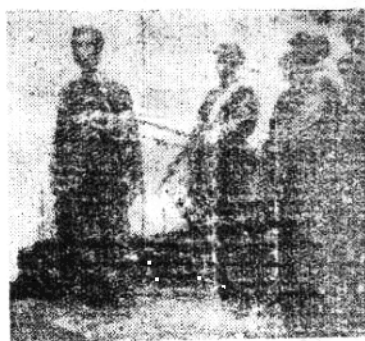


罗永锡



张笑依

◁ 被活捉后的陈銓在押赴酉阳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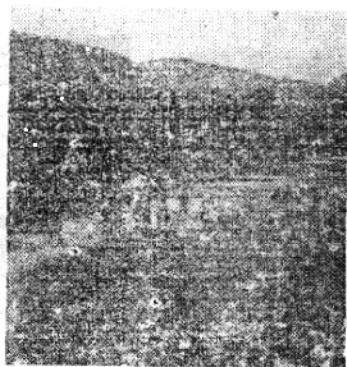
▷ 俘获的部分匪首



◁ 土匪登记自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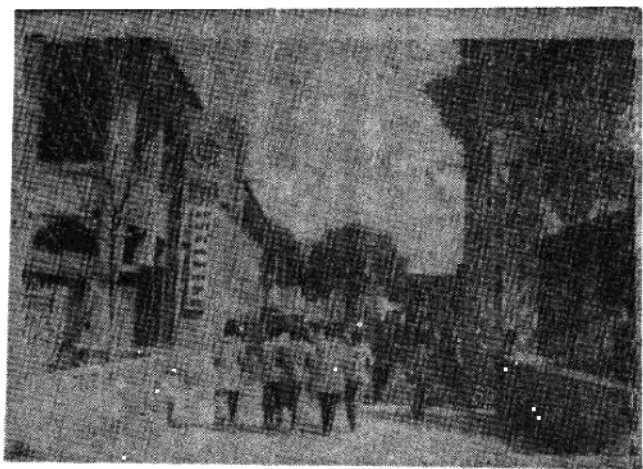


▷ 在酉阳县城公审处
决张笑依等匪首





一代师表 刘偶圭先生肖像



酉阳第一中学（原省立龙潭中学）校门



酉一中桂花园。园内四株桂花树植于1896年始办经院时，现作为学校历史文物被妥善保护。

目 录

德教丰碑永存·····	王 放 (1)
学而无厌 海人不倦·····	刘若愚 (10)
忆刘偶圭老师·····	熊泰翔 (14)
最难忘的一年半·····	王介平 (17)
在一个特殊的年代·····	刘季昆 (22)
三十年代初期的省五中·····	雷成龙 (28)
从酉秀黔彭联中到省五中·····	孙达松 (34)
血沃酉南献丹心·····	曾汉轩 (36)
张朝宜烈士点滴·····	甘心如 (52)
“五四”青年王剑虹·····	陈维礼 (55)
忆先父夏斧私·····	夏恒杜 (62)
忆父亲二三事·····	傅永 傅夔 傅炯 傅梦 (69)
抗战时期有关傅翼史略·····	骆湘浦 (75)
回顾抗战 怀念傅翼将军·····	陈岳生 (77)
陈诚到酉阳·····	杨贤才 (84)
《红岩》中甫志高原型·····	冉敬林 (89)
蔡干卿其人·····	冉伯瑜 (103)

潘仁狡赚德政旗·····	冉玉光 (110)
酉南农民抗捐风暴·····	杨 雷 (118)
征粮剿匪散记·····	李留根 (122)
知识青年参军片断·····	何宗培 (128)
走向光明·····	陈德博 (132)
解放前后的龙潭强翔球队·····	易良俊 (135)
民国时期权力之争见闻·····	陈德博 (138)
酉龚路上两块碑·····	李发扬 (144)
1955年县城水灾纪略·····	杨 雷 (147)
抗战时期龚滩的盐运业·····	张宗胜 (150)
我所知道的同益盐号·····	冉熙光 (162)
文体新葩——三棒鼓·····	彭秀清 (180)
土家族苗族习俗二则·····	张观泉 (190)

德教丰碑永存

——忆刘偶圭同志

王 放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由成都重返酉阳，地委书记梁岐山同志要我出任龙潭中学副校长，接替杨正文校长的工作。我向梁书记说，我乃一个学生出身的军人，无办学育人经验恐难胜任，有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梁书记笑着说道：“办学嘛，就象治军那样治校，把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传统作风带进去，把学生培养成解放军战士那样就行了。过去的‘抗大’不是办得很好吗，不是出了那么多的优秀人才吗。记住，治校要严。”稍后，专署文教科科长宁育圭同志对我说：“办学校，我的看法还不能把解放军那一套照搬。地方学校与军校是有区别的，各有自己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要执行党的教育政策，注意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要团结依靠象刘偶圭那样的一批老教师。”说到这里，宁科长神色凝重。稍顷，他又动情地说道：“刘偶圭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从抗战前期起一直在龙中教书，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数理教师。解放前，他的学生为他树立了德教纪念碑，至今仍立于校门前，你去仔细看看便知刘老师的德教风范了。”宁育圭，黔江人，解放前曾在龙中读书，后在执教于酉秀黔各地中学时，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对龙中的情况十分熟悉。

王放 涪陵地区教委离休干部。

步入龙中，一眼瞥见在校门（今学校南围墙后）前大道北侧有一座高二米许的青石方碑，正面刻有“刘偶圭先生德教纪念碑”十个隶体大字。我走近仔细地阅读了碑文，连立碑者的众多姓名也一览无余。还没有同刘老师晤面，就对他怀有敬重之情了。

同刘老师见面，是我入校后需要做的各种大事中的第一件。刘老师，五十九岁，身躯微胖而显稳健，前额宽阔，皮肤白晰，面容红润而慈祥。身着浅灰色学生装，脚穿一双圆口布鞋。我趋步上前同他握手问好。坐定后，我不乏一些恭维之词，说他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刘老师听后感慨说道：

“暑假期中到北碚学习（思想改造），也有人恭维我桃李满天下，我说不，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在旧社会教书是为地主阶级服务，恶霸出我门，给我树的那块碑应该挖掉”。当时我心中明白刚由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热烈拥抱新社会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思想疑虑，过去的历史给他们造成一种负罪感。于是，我恳切地解释道：“总的来说，旧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具体来说，你教的学生并不都是恶霸，象宁育圭那样的进步学生还是不少的。旧社会的任何大中学校都有进步和反动这两个方面的学生，这是历史形成的。同样，老师也是如此，倾向人民向往革命的师生总是多数。共产党、人民政府对过去不是一切否定，进步的、有益于人民的，我们还要继承发扬。学生给您树的德教碑，不但不能推倒而且要永世存留下来。”这次谈话是中肯的、亲切的，虽然还没有完全敞开心扉，彼此畅所欲言，但我已感觉到刘老师具有很强的自我改造意识，这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我了解到刘偶圭在刚刚解放后是龙中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正文同志为驻校军代表。杨因其他工作不常去学校，由刘老师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一九五二年春正式任命杨正文为校长后，刘老师才把工作办了移交。在解放后至五二年这段时期，在校学生纷纷走入部队和参加地方工作，高中学生几近走完，学生数量急剧下降。在新旧变革社会大裂变时期，师生思想都较混乱，因而主持当时校务也是十分艰难。但刘老师以自己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和感受新中国需要大办教育的重任而坚持下来。我去的时候，艰难时期已经渡过，学校恢复了正常，而且在逐步发展。

自此以后，我同刘老师朝夕相处，频繁接触，彼此都有所了解。于是，我向他请教关于如何办学的问题。刘老师对此坦诚地说：“办学最根本的一条是教书育人，归根到底是把人培养好；而培养人才的关键是要有好老师”。短短数语，道出了办学宗旨和办学措施。当时，他和我都还不可能认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真谛。我只记住梁岐山书记的谈话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宁育圭科长的谈话用什么方法去培养人的问题，这同刘老师所谈有异曲同工之效。

接着，刘老师又说：“啥子叫好老师？好教师是不误人子弟！教师好与不好，不在于学生读书时说好与不好，而要看学生成年立足社会之后回过头来给予教师的评论，或者要由几代人来评论，看你这个老师误人子弟没有。”他谈到这里异常庄重严肃，“古人说，尸位素餐，误人子弟，不仅丢骂名，而且造孽啊！”刘老师把用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作为评定老师好与不好的标准，是符合教育原则的。

有一次，我问刘老师：“有同志反映我的部队作风较重，您是怎样看的呢？”刘老师爽直答道：“我就赞成你这个部队作风。岂不闻师者生之表也，校长者师之表也，表之表也。我以为办校从严为善，但须先从校长做起”。刘老师的答话一方面说明治校要严，要象部队那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一方面指出校长率先垂范的作用。这些都给我以鼓舞和鞭策。

梁政委（梁当时兼酉阳军分区政委，我离开部队后仍习惯于此称呼）、宁科长和刘偶圭老师同我的谈话，给予我很大影响，成了我以后在龙中办学的指导思想。

刘老师的教学态度十分严肃认真，教书一丝不苟。他教数理化，尤其擅长三几代，理科是教通了的。他谙熟基础原理，讲课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即使如此，他也不是一本教案吃一辈子。对解放后的新教材和教学大纲深入钻研，精进不休，悉心对照异同，重新备课，力求教案臻于完善。早晨很早起床，同学生一起早操。早饭后，他作为教研组长得提前进入教研室，打扫清洁卫生和安排当天教学日程。上午上课，下午到实验室给学生实习或到班上进行辅导，晚上备课和批改作业。批改作业耗时最多，他把学生喊来面对面地批改，不懂之处重新讲解，务使学生学懂会做为止。十一点始上床睡觉。多年如是，因规成习，故师生称其其为“固定日程表”。唯一属于他的，晚饭小酌一杯，饭后校园转转，时间大约一小时。

刘老师生活简朴，极有规律。他不吸烟，不打牌，不扯闲谈，不好游乐。衣着整洁，从不戴帽。不到夏至不脱衣，不到冬至不加棉，喜欢冷水浴。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地意志

锻炼，成为全校师生敬重的教学与生活楷模。刘老师平素不苟言笑，只偶尔看见他和蔡松之先生谈几句笑话。据说他俩青少年时曾是同学，分别为班上语数高才生，加之又在龙中同教多年，彼此亲密无间。尽管刘老师处事严谨，但他对人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刘老师讲课有几个特点。一是善于用比喻。他用“打毛线”来比喻角度的变化；用“开门”比喻几何图形的空间变换；用“打弹枪”说明力学的反作用力。总之，他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来说明某个物理或数学中的基本原理把理论回到实践中来，比喻形象生动，学生明白易懂。二是用“三对比”法讲数学习题。在多年教学中，他积累了不少习题解法，有书上的解法，他自己的解法，还有学生的解法。他把三种解法同时讲解演算，使学生开阔眼界，兴味盎然；同时启迪学生思维，深钻问题。三是板书工整。他的粉笔字写得规矩纯熟，一节课完，一板书成，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所讲精粹尽在其上。他说，教数理化全靠“一板”。

刘老师讲课从不站在讲台中央。我曾问他为啥不站讲台中间，总是站在黑板的一旁讲？他说，老师讲课不站讲台中间好处很多：一是不挡黑板，使学生能看清黑板所书，作好笔记；二是把学生注意力引向写在黑板上的课题，使循着老师的讲解去理解思索，有利提高教学效果；三是老师让在一边，知识空间扩大，表示授业者的赤诚，给学生造成信任和宽松的心境；四是对学生也要尊重，时时处处谦逊礼让，这本身就是无声的德行教育。他语重心长地说：“站中间与站旁边给学生的印象是不同的，学校无小事，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应是学生的表率”。从站讲台位置这件事，从“学校无小

事”这句话，可以看到刘老师是怎样的严格要求自己，并且以自己高尚的德行来塑造青年。

作为中学教师，教语文的须通晓政治、历史、地理，教数学的要通晓三角几何和物理化学。刘老师在龙中被喻为理科的泰斗，解放前的高中毕业班，数理教师非他莫属。他的古典文学功底也很深厚，能做诗填词，谈话讲课语言精练，常常引经据典，表达能力很强。他还写得一手俊逸工整的蝇头小楷。有一件趣事殊可说明刘老师的人品学识。

在龙中，因刘老师师德高尚，学问渊博而被大家呼为“老老师”。当时对校中教师的称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约定俗成：以教龄和学识划线。对陈策安、蔡松之、李庆寿等称老师，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教师称同志，较年青的就直呼其名了。数学教师杨冲禄，年约五十许，川西人，解放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督学，擅长数学。来到龙中后，他对大家称刘偶圭为老老师颇不服气。他说，学问是做出来的，名誉是凭本事挣来的，你们叫刘偶圭老老师可以，我出三道数学题，他能做得到我就服了。于是，这个杨冲禄就把解放前“国联”竞赛中的三道数学难题拿给刘老师做。刘老师不知个中底细，也就老老实实在地认真做题，结果做对了两道，有一道做对了一半，三道题做了两道半。杨冲禄对我说：“他（指刘）比我行，我至今只做得到一道半”。从此，杨对刘就恭恭敬敬地喊起“两道半老老师”了。

刘偶圭同志，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间是酉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三届代表，一九五四年为第一届省政协委员。他不但热爱党的教育事业，而且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竭尽全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以自己的言行表达了自己对共

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他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作为一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不太容易的，要求相当高，组织审查也十分严格。即使刘老师具备了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品质，并且在实践检验中被证明是合格的，但他的入党介绍人就不是那么简单。我在当时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的资历还不够，在两个介绍人中必须有一名是十年党龄以上的党员，方可介绍一个高知入党。因此，他后来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葛洪彬和我，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于洪斌同志亲自为他办理入党手续。一九五六年六月，刘偶圭同志终于在花甲之年实现了政治归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五六年秋，刘老师调万县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后来我曾专程去万县拜访过他。那次他给了我三大本《数学习题解》，我逐本逐页翻阅，发现是用旧社会的毛边纸（近似现在的草纸）一题一题地手写成的。这是他几十年的心血凝聚和教学结晶，积累了各类题目的各种解法，是十分珍贵的教学和科研资料，可惜在“文革”中被抄走毁掉了。

一九六一年万县师专停办，师生尽行遣散。刘老师年已六十五岁，老伴也已故世，加上腿疾（五四年因天雨路滑将腿摔断，成为残疾）境遇十分不幸。原万县教育局为照顾老人，给予退休金住校留守。一九六二年，刘老师给我来信，要求迁回龙潭居住。我派人把他接回龙中，安排在桂花园的一间木屋同他的幼子依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以后腿疾逐日加重，行动十分困难，但他过党组织生活从不缺席，每次开党内生活会，都要我扶着去参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老师的境况更为悲惨。给他树的

德教纪念碑被挖掉了。他瘫痪在床无人服侍，几个大点的儿子都不在身边，小儿子尚在读初中，年幼不谙事，不能料理他的生活起居。唯有学校老工友黄忠武同志不时去看看他，给他端饭送水。我当时被打入牛棚，批斗交待，监视很严，无法对他照顾。这个呕心沥血毕身奉献教育事业的老人，在奄奄待毙之际，造反派仍不放过他。向他发起进攻，说他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黑典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北京清华大学窜来两个造反学生，勒令刘老师交待他和革命先烈赵世炎的关系（他们早年在龙潭高等小学堂同学），妄图从刘老师口中得到点什么东西，用以捏词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老师气息微弱，摇头不语，后来干脆合上眼睛，任这帮人胡言乱语。他们终无所获而去。

一九六八年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人人感到自危，黄忠武同志也不敢接近刘老师了。没有人给他送水送饭，没有人帮他翻身和料理解便等的事，他终于在痛苦和饥饿中死去。死时无人知晓，尸体横陈，粪便满床，背部、臀部因得不到翻身而溃烂，一具皮包骨的形骸不忍卒视。入棺后，停柩桂花园，无人守灵，无人前往悼念，只有蔡松之老师拿出他珍藏的古瓷花瓶，插上几枝梅花放在灵前，默默地守了一夜。后来蔡老师告诉我，他当时还默默地做了一首诗可惜却记不得了。黄忠武同志来守了一夜。这两位同志是甘冒风险而来的。殡葬那天，造反派把大字报贴满棺材，高呼“打倒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黑典型刘偶圭”，喝令抬棺游街示众。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也陪棺游街。造反派弄巧反拙，倒使我们得到给刘老师送葬的机会。但是，人心不可侮，不少群众和师生以看“热闹”

为名，自愿加入送葬队伍，越游越多，浩浩荡荡穿街而过。一代师表刘偶圭虽死得悲惨，但他的葬礼是壮阔的，人们通过送葬寄托哀思，缅怀他的业绩。刘偶圭同志师德长存，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刘老师被埋葬在学校对面山麓的三湾塘，我不时闲步那里凭吊，曾赋诗一首，抛洒心香一瓣，聊作祭奠。

日望桃李夜望星，苦度寒窗勤耕耘；

无情秋风催人老，何时春来再见君。

一九七九年我的“问题”做出结论，同年上调涪陵地区教育局工作，结束在龙中工作二十多年的历史。一九八二年我来到龙中，代表地区教育局宣布恢复酉阳一中（原龙潭中学后称酉阳中学）为我区首批省重点中学。借此机会，我向全校师生讲述了刘偶圭老师的德教事迹，同时向一中的领导提出关于刘偶圭老师问题的四点建议：一、尽快为刘偶圭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做好善后工作；二、在他的坟头重建德教纪念碑，实现人们心愿；三、保护好桂花园内的四株桂花大树以作永远纪念。（注：刘老师同桂花树同龄，住桂花园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最后又长眠于桂花园）；四、学校修史，刘老师应有专章记载，以倡导他的师德，对师生进行传统教育，让刘老师的精神风范永世传扬。

今年初夏，趁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在黔江召开之际，我有幸再返酉阳，再去龙中，再到三湾塘。刘老师的坟地仍旧荒草萋萋，满目悲凉。据说一中熊秦翔同志正着手搜集刘老师史料，拟以专章编入校史，其它三点尚不知愿否采纳。呜呼，何时春来见师魂！

（王放口述，田祖智录音整理）

学而无厌 诲人不倦

——忆叔父刘偶圭

刘若愚

我的叔父刘偶圭老师于1896年农历冬月初八日出生在酉阳县龙潭镇上街一个富商的大家庭里，兄弟二人，我父为其长兄。小时与兄弟辈同读于私塾。当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刘老师深感死读经史徒作书蠹，无补于国计民生，不如新学实用。遂离开私塾与赵世炎、甘南引等到龙潭两等小学堂读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深受老师器重。1914年与赵世炎等毕业于龙潭两等小学堂高等一班。为了能更多地学点于国于己有用的东西，他决心去成都学习深造。当时家虽富有，但我三祖父的指导思想是“只有鼎罐煮 mǎn mǎn（方言，“饭”的意思），没有鼎罐煮文章”，不同意他去成都求学，要他弃学从商。学校老师皆为之惋惜。当时，我父亲私人在做小货生意，略有积蓄，刘老师要求我父供他去成都读书。得到同意后，他去蓉求学，考入成都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习理化及印染工业。

刘老师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耿介自守，不阿权势。

刘若愚 第五，六届县政协委员，历任龙潭小学教务主任，校长，酉一中教师等职，现已退休。